

辽源文史资料

第三辑

(解放前后的西安煤矿)

政协辽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协西安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顾 问 栾玉彬 杨 勤 池焕德
主 编 安庆祥
副主编 薛希陡 朱育先
责任编辑 王者安 李天福

辽源文史资料 第三辑

编 辑 政协辽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协辽源市西安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 刷 辽源矿务局印刷厂
字 数 120千字 印数 1—2500册
1990年12月

吉林省内部书刊准印证第90550号

目 录

一、日伪与国民党统治时期

- 日伪统治者残害矿工的暴行……………张家珠 1
- 矿山把头是怎样盘剥矿工的……………张家珠 9
- 矿工复仇的烈火……………张家珠 15
- 一个老矿工的控诉……………魏本厚口述 王者安 整理 20
- 对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病院的回忆……………贾泉清 33
- 我的苦难童年……………鞠永发 口述 王者安 李宝安 整理 42
- “九、三”胜利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西安煤矿……………杨启明 49
- 马竭同志的回忆……………邹德隆 整理 62
-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医疗保健养成所简介……………贾泉清 66
- 煤矿工人不是好惹的……………左贵 口述 邹德隆 整理 71
- 昔日的西安发电厂……………王者安 76
- 我在矿山当劳工时的见闻
……………时廷藩 口述 王者安 文绍堂 整理 83
- 刘培植同志的回忆……………邹德隆 整理 87
- 同仇敌忾围攻日本舍宅
……………魏本厚 口述 欧阳庶阁 王者安 整理 89
-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的诞生……………王者安 张希英 整理 91
- ## 二、恢复生产与建设时期
- 王树人同志的回忆……………邹德隆 整理 93
- 阎沛霖、陆斐文同志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安煤矿
……………邹德隆 整理 98

回忆我在西安的工作·····张伯良 口述 邹德隆 整理	110
刘汉生同志谈话记录·····邹德隆整理	115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安煤矿民主改革运动 ·····杨恺忱 邹德隆	116
破获“同乡会”反革命组织的始末·····张家珠 李鹤	127
西安矿务局中央竖井的建设·····杨启明	131
全国煤矿安全生产旗帜——施玉海·····张家珠	141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谷发明·····张家珠	152
劳动英雄岳德才·····张家珠	161
西安煤矿文工团的成立与发展·····汤禹亭	170
我当职工代表的时候·····钟凤仪 口述 邹德隆 整理	176
一支远征救护队·····李祖光	178
老矿工刘玉德来信摘抄·····	182

日伪统治者残害矿工的暴行

张 家 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西安煤矿（现辽源煤矿），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武装占领西安煤矿的敌酋——河本大作，在这里筑起一个拥有16个课（所）、75个系和42个柜头的“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这座残害矿工的阎罗殿，全面实行法西斯式的殖民统治。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西安煤矿血雨腥风的十四年中，西安矿业所（后改为西安炭矿株式会社）设立了警察队、炭矿警备队，以及专门残害矿工的劳务系和许多特务组织，并利用一些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汉奸、把头、外勤等做为统治矿工的爪牙。日伪势力勾结在一起，发现有不满意日伪统治的人或不堪虐待逃跑的人，就随便给安上一个“罪名”，对无辜的矿工吊打非刑，摧残肉体 and 任意杀害。从工人称为“老虎系”（即劳务系）的刑训室里，经常传出撕心裂胆的惨叫声，有的被打死，有的被砍死，有的被烙死，也有的被电死，数以万计的矿工被杀害，矿山成了日伪统治者残害矿工的屠场。

在那漆黑漫长的岁月里，矿工遭受的各种刑罚是残暴的，也是中外少见的。据一些死里逃生老矿工的回忆和史料记载，列举如下几种：

跪 砖 头

日伪统治者串通一气，用抓、招、逼、骗等手段，把成千上万的城乡穷苦百姓强行押送到西安煤矿这座人间地狱，替他们卖命挖煤。见到哪个矿工违反他们的意愿或者不顺从，就用跪砖头、跪铁道、跪碗碴等刑罚，摧残矿工的肉体。当年“左家柜”工人谷金山，在领灯时说了“这灯也不亮”这么一句话，被外勤头子尹焕臣拽进劳务系，说他“挑皮捣蛋”，硬逼谷金山头顶水碗不准洒，手举板凳不准动，跪在砖头上。而尹焕臣则和一些男女群妖在一旁饮酒取乐。

上 大 挂

老矿工郑万良于1944年的一天，在路上拣到一个一尺多长的木头头，被日本鬼子杜边看着了，就给郑万良安上个“小偷”的罪名，将双手反绑吊在木架上，用胶皮电缆抽打，直打个半死，才把他放回家。

棍 棒 打

1941年有两个矿工，因忍受不了折磨逃跑被外勤发现抓了回来。大把头方成指令：“打死无论！”一个姓王和一个姓赵的外勤，用他们惯用的“搞把炖肉”的刑罚，当着新来工人的面进行毒打。其中一个人两腿的皮肉全给打飞了，血流满地死去。外勤边打边说：“这是不干活逃跑抓回来的，谁要是再想跑就是这个下场！”方成更为狠毒的说：“跑了算你拣着，跑不了连骨头带肉都是我的！”

1942年7月一个星期天的晚间，工人曹广太、牛汉元等

12人，不堪虐待从东二坑坑内跑出来，藏在一块豆地里，不幸被外勤发现抓了回来。大把头蔡九龄指使他手下的爪牙说：“给这些家伙每人20镐把！”外勤打手把这12个矿工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蔡九龄当着其他工人的面放开嗓门威胁说：“你们看见了吗？谁不好好干活，这就是样子。宁可把你们打死，也绝不让你们跑掉！”

过 电 刑

伪康德7年（1940年）的一天早晨，富国采炭所里的一份图纸丢失，吓得日本所长阁田像疯狗似的狂叫咬人。他调动四汽车矿警、宪兵队和外勤，将30余名中国工作人员绑架到县公署监狱。一面抄家搜查，一面动刑审问，其中16岁的谭喜林，除和其他难友一样遭受种种酷刑外，又被按在电椅子上过电审讯。谭喜林在电椅子上和电流表的指针一样，一会儿跳动，一会儿停止，不知昏了多少次，死了多少回，最后直把他折磨得舌尖被牙齿咬掉，耳骨被电线卡子夹折。昏死过去以后，又被拖出刑训室扔在雪地上。谭喜林虽幸免一死，却在他那瘦弱枯干的身上留下了终身不治之症，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永记不忘的阶级仇和民族恨。

一个老矿工说：“有一次老高头家里人有病，他上街去买点药，让狗腿子外勤看见了，说他要逃跑，把他抓住。从街里一直把他打回坑口，又送到警备班给过了20分钟的电，老高头的眼珠子都不动了。然后又拖到水泡子往身上浇冷水，当家里人背他回去的时候，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子了，不几天就死去了。”

冻 冰 人

1943年腊月间，原富国二坑新抓来的一批劳工中，有一个青年矿工，因把头谷学永扣发窝窝头而进行说理斗争，被恼羞成怒的谷学永以“经济犯”的罪名，将这个工人抓进了劳务系，扒光衣服绑在院当心，用一桶桶凉水浇在他那赤裸裸的身上。那冰冷的水浇到身上，犹如针刺刀割，好似毒蛇缠身，使这个不知姓名的青年矿工，冻成个冰人死去。

邢玉炉和姓田、姓马等三个矿工，实在忍受不了迫害逃跑了。但没跑多远，就被外勤给抓了回来。那时正是冬天，把头和外勤用皮鞭子和镐把，将这三个工人打得满地滚。然后又把衣裳扒光，送到外边雪地“冻冰人”，冻个半死再拉回来打，打完了再送出去冻。其中一个姓田的矿工，就让他们连打带冻给折磨死了。

灌 辣 水

给工人灌汽油和辣椒水，灌得鼻口流血，甚至头发根都出血。当年“宋家柜”工人朱言田，因为给“辅导”工人刘宝德送东西，被日本鬼子安上个“私通八路”的罪名，抓进警备系，绑在长凳子上灌汽油，灌辣椒水。一壶壶辣水从朱言田的嘴里灌进去，一次次用木杠子从腹内压出来。灌进去，压出来，灌进去的是辣水，压出来的是血水，呛得他七窍流血，含冤死去。

烙 铁 烙

刽子手们把工人的胳膊一绑，扒光衣裳推到烧红的火炉

子跟前烤，不大一会儿，就把人的皮肤烤得脱落下来，露出了红肉。当年“那家柜”的工人纪风栋，因患重病不能下坑干活，几个外勤就闯进工房子催班逼命。纪风栋有气无力地说：“先生，我实在是有病啊……”话音刚落，二把头张志宽就瞪起三角眼说：“好吧，有病我给你治一治！”主子一声令下，狗腿子立刻动手，从炉里抽出一个烧红的铁条朝他烙去。只听几声惨叫，纪风栋从炕上滚到地下，好半天才爬起来，他那冒着油烟的病体摇晃着，血水从苍白的脸上流下滴在地上，他紧握双拳朝前迈了两步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

1942年10月有个姓刘的小伙子，刚到“方家柜”，由于吃生窝窝头和喝污水，得了泻肚病，向把头请了一天假。大把头方成认为他是装病，暗示姓郝的外勤班长说：“晚上好好给他治治病！”到了晚上，外勤班长带领几个外勤在屋地架起了火，将一把大平板铁锹烧得通红，端到小伙子面前，厉声喝道：“起来！给你治病。”硬逼那个姓刘的小伙子坐上去。小伙子不坐，几个外勤七手八脚把他架着按在烧红的铁锹上。随着惨叫声，一丝丝青烟冒过头顶，小伙子的屁股都被烙得露出了骨头，活活把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给烙死了。

老虎凳

老矿工于子普，当年在井下放炮时剩下5个雷管忘记交回。在回家的路上不幸被日本鬼子搜出，给安上个“要破坏生产”和“给抗联送军火”的罪名，用绳子捆绑在长凳子上，在腿部加砖动刑。每加一块要命的砖，都使他汗水淋漓

身无力，皮开肉绽筋骨断，刻苦仇恨心头记，胸中爆发怒火燃！

喂 狼 狗

1939年原富国四坑有个姓褚的工人，常和鬼子、把头说理斗智。豺狼们对他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于是就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抓走，将他身上披张狗皮，扔进了狼狗圈。强盗们一声令下，几条狼狗凶猛地扑来，任凭他拚死地搏斗，还是被狼狗撕开胸腹，把心肝五脏吃掉，剩下一堆血腥的残尸碎骨。

工人韩志林不堪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生活，说了几句不满日伪统治的话，惹怒了大把头方成，就把韩志林抓去扔进了狼狗圈。尽管韩志林拚命的呼救挣扎，一群吃人都吃红了眼的恶狗，把他撕扯得四分五裂，脑浆和五脏拖得满圈都是，真是令人惨不忍睹。而狠毒透顶的方成和他的狗腿子却露出了狞笑，对着工人说：“谁敢造反，这就是样子！”

挖 人 心

西安矿业所警备系主任竹内善太郎，要看看中国人的钢筋铁骨，瞧瞧中国人的赤胆红心，便把5名逃跑未成的矿工绑在东山的大树上，亲手用战刀剖腹挖心，用来饮酒，以壮其豺狼的兽胆。当竹内的魔爪残忍的挖出那微微跳动的人心时，在场的阶级弟兄无不怒发冲冠，复仇的怒火胸中燃。

据史料记载和人员证实，警备系主任竹内善太郎，剖胸破腹，挖心扒肝，杀害中国同胞达三四十人之多。从1934年

到1935年，仅日本人蓬田（矿山病院事务长）先后四次找吴金铎（矿山病院满人病栋外科负责人）挖了六个人的心脏，两个人的肝脏，送给竹内食用，残暴已极。

1935年阴历9月份的时候，一天竹内又急忙来找蓬田，还叫去吴金铎带上手术刀往北山（指现在的东山）去了。在四合院门口很多人聚在一起议论，日本鬼子枪毙“红胡子”，已拉过一汽车了。约一个多小时以后，吴金铎回来：“方才跟竹内去挖人心，我到那时人已经毙完了，有用枪打死的，还有用刺刀刺死的，有20多人。”又说“竹内叫我给挖心和挖胆，我先给他挖一个胆。竹内说吃‘红胡子’的胆，胆量就更大了，说完就把胆吃了。挖出的人心叫蓬田带回来了。”第二天矿山轰动起来，说那里有很多好人，日本鬼子给安上个“红胡子”罪名，就给杀害了，人们义愤填膺，恨不得一拳打死这些吃人的豺狼，砸碎那万恶的旧社会。

埋 活 人

1934年日本强盗无辜逮捕建筑“西安矿业所”办公大楼的6名带头要求开工资的工人，无中生有的说他们是“红胡子”，由警备队用军警汽车押到太平庄附近的高粱地里，把他们的嘴里塞上纱布，眼睛蒙上毛巾，强行推入事先挖好的坑里进行活埋。那凶残的日本强盗把工人活埋以后，还唯恐不死，临走前又用那闪着寒光的刺刀，一刀挨一刀地往坑里乱捅，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日伪统治时期的西安煤矿，阴森恐怖，周围的荒山深谷，到处是浓烟滚滚，白骨成堆，野狗成群，乌鸦满天。自1931年西安煤矿沦陷，到1945年东北光复，日本侵略者从西

该煤矿掠夺了1549万多吨煤炭，获得近亿元的高额利润。而留下的却是堆满矿工尸骨的六个“万人坑”。这一个个“万人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历史见证。它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控诉日伪统治者的残暴，也记载着劳动人民的千年仇、万年恨！



矿山把头是怎样盘剥矿工的

张 家 珠

把头制度，是一种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它是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日伪时期西安煤矿的把头和日本侵略者串通一气，狼狈为奸，把头制度已经发展到带有法西斯性质的穷凶极恶程度。

日伪时期西安煤矿有日本把头和汉奸把头。汉奸把头多是由地主、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流氓无赖和工人中极少数败类分子充当。这些人都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讨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讨得他的日本主子欢心，才当上了把头的。那时西安煤矿的把头很多，有名可查的就有42个，二把头、小把头就更多了。把头统一由劳务课管理，大小把头都和坑口的劳务系勾结在一起，依仗日本强盗给他们的特权，对矿工进行血腥的统治。大把头一般都把持和管辖500人至2,000人，单独立柜，成为柜头，称霸一方，垄断包工。二把头掌管50人至200人，在大把头那里挂号，向大把头包工，也有少数自立柜的。把头对矿工的剥削是残酷的，矿工的生死大权都操纵在把头手里。把头对矿工盘剥的手段多得很，主要列举如下：

一、“宝塔式”剥削

所谓“宝塔式”，就是小把头从矿工那里勒索盘剥来的钱，抽出一部分给二把头，二把头再抽出一部分给大把头，大把头也必须给他的日本主子送礼进贡。矿工们把这种“一层吃一层”、“大鱼吃小鱼”的剥削方法叫做“宝塔式”。

另一方面，大把头从日本主子那里包工，一元钱的工资大把头要从中抽出三角钱，然后再包给二把头，经过一层一层的扒皮抽头，到工人名下的工资就没有几个钱了。据《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一书记载：“康德8年（1941年）西安矿业所（即西安煤矿）一个采煤工人每月创造价值1277.46元，平均工资是55元，仅占创造价值的4%”而方家柜工人牛世清，在康德9年（1942年）11月上了30个工，应得工资仅是32.34元。据当时给矿工计算工资的人说：“那时采煤工人应得工资是50元至60元，这是把头在给牛世清开资之前，已经从他的工资中扣去了18元至28元钱。”最后又经过七扣八扣，牛世清干了一个月不仅分文没得，还倒欠柜上4.24元。

二、扣不完的“铺底费”

日本侵略者在西安煤矿推行用人换煤的“人肉开采”政策，是把矿工当作“原材料”来消耗的。当地劳动力不够，就让把头各处去抓、招、逼、骗矿工，从中得到一笔钱。当时规定每招收一个华工，给50元的“招募费”，可是把头只给矿工10元钱的“铺底费”，剩余那40元钱就装进了把头的腰包。其实矿工连那10元钱的“铺底费”也捞不着，而是把头用借款形式贷给的。矿工入矿之后，从第一个月开资就往回扣，月月扣也扣不完。不少矿工一直到死，也没扣完。因此，矿工们说，“铺底费”是还不完的债。原富国矿退休老工人刘玉说：“他被把头谢宝香招骗到西安煤矿以后，只借柜上5元钱，除了一把锹、一个帽子、3双水袜子，干了三个月的活，不仅没开着工资，还欠大柜把头2.5元。”矿工开资得不到钱，把头就向矿工出售和赊销高价商品和放高利贷等剥削矿工，使矿工既受雇佣契约的约束，又受他们的债务

约束，这样就造成矿工对把头的依附关系，永远摆脱不了把头的剥削和压榨。

三、开设高价卖店

从各地招骗来的矿工，被押送到西安煤矿登上记、打上手印、编上号码以后，就像鸟进了笼子似的，失去了人身自由，变成了把头的奴隶，成为把头发家致富的“资本”。矿工们被围在电网里，想上街卖点什么东西，要费好大力气才能出去一会儿。有的柜头根本不允许矿工出去买东西，只准到把头开设的“卖店”高价买。矿工们说这个“卖店”是无底洞，意思是多少钱也填不满。1935年市场价格高粱米9分一斤，白酒2角一斤，水袜子7角5分一双，而把头“卖店”价格分别是1角2分、3角、1元。丧心病狂的把头还嫌赚钱少，又往米里掺砂子，往酒里对水，往油里添米汤，以次充好，榨取高额利润。

矿工每天干12个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天只给五、六角钱的“饭票”（这个饭票在市场上不好花）。而把头包伙每个矿工每天得交3角钱，去了伙食费就所剩无几了。这个伙食每天只能吃高粱米、窝窝头和咸菜。到日伪统治后期连高粱米也吃不着了，窝窝头也变成橡子面的了。矿工在下坑前每人发给两个窝窝头，规定份量是一斤，可把头只做四、五两重。把头还告诉伙房故意把饭做“串烟”，使得矿工很难往下咽。逼着矿工吃不饱，不得不到把头开设的“卖店”高价买食品，把头通过发饭票、开卖店、包办伙食等手段，重利盘剥矿工，弄得矿工身上分文没有，债务满身，衣食住完全得依附把头，这好似中世纪地主把农民死死束缚在土地上一样，把头便牢牢地把矿工控制在手下。这种剥削方法断绝了矿工的

经济来源，使货币到不了矿工的手，矿工一天到晚的干活，只能做到仅免于饿死。

四、吃空头工资

把头在矿山吃空头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把头向日本主子包工时，本来规定10个人干的活，而把头只用5个人来干，强迫矿工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完成，这样把头就从中吃了一半的空头。另一种是把头到外地替日本侵略者招募矿工，招来一个人给把头5元钱。有个姓郭的把头，为了得到更多的钱，把他招来的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在中途输运中又卖给了其他招工的把头，结果很多矿工被押运到漠河等地干活，几乎全部死光。还有一种是外包工，当工程一竣工，把头就携款而逃，工人们只好白干一场。

五、随意克扣矿工工资

矿工们在把头的控制下，一月到头和一年到头，拿不到一个钱，连到柜上问问都不行。把头可以随心所欲地巧立名目。除扣铺底费外，还扣炕长费、共济金、石炭费、事务费以及车牌和矿灯罚款等近20个扣项，象锹镐钱，水袜子钱，柳条帽钱等等，都记在矿工的帐上，真是想不到唸不完，都扣得溜光。还有的把头搞“吃大眼”鬼名堂。那时矿工吃的饭都发霉了，还得让矿工吃，把头就从中想了一个办法，做了许多饼子，在背面印上“大眼”让矿工抓，谁抓到带眼的，到月末就扣谁的工资。上这样当的矿工不少，而把头从中发了财。一方面把饼子高价卖出赚了钱，另一方面把剩下的饭养肥了猪。

六、敲诈勒索

把头他们每月只挣几拾元钱，而他们每天大酒大肉的吃